

红楼梦

(清)花月痴人 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存 24 回。题花月痴人撰。道光二十三年(1843)疏影斋刊本,内封题“道光癸卯新刊幻梦奇缘疏影斋珍藏”,卷端题“红楼幻梦”。芜湖图书馆有藏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《红楼幻梦》的自叙颇能说明该小说的主旨。“同人默庵问余曰:‘《红楼梦》何书也?余答曰:情书也。默庵曰:情之谓何?余曰:本平心者之谓性,发乎心者之谓情。作是书者,盖生于情,发于情,钟于情,笃于情,深于情,恋于情,纵于情,固于情,痴于情,乐于情,苦于情,终不能忘乎情。惟不忘乎情,凡一言一事,一举一动,无在而不用其情。此之谓情书。”

第一回 警幻仙情圆夙世因 绛珠女魂游太虚境

话说警幻仙姑专管人间才人佳子痴男怨女夙孽沉沦，或以钟情未遂夙恨难消，或遇奸人妒害分其鸾侣，以致抑郁而亡。仙姑必施幻术，续其前缘，消其夙恨，不使青衬涕泪，红粉飘零。因前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、林黛玉这件公案，十余年间宝玉、黛玉钟情似海两意绸缪愿同生死，原指望百年完聚，不料缘慳运蹇，遇着王熙凤怀私设毒以成其谋。若宝、黛二人配偶，恐黛玉夺其家政之权，比时用了一计，趁宝玉痴迷之际，以金玉良缘冲喜一事说动贾母、王夫人；又乘宝玉痰迷，竟将孽宝钗撮合成婚。只顾其奸谋利己，顿将个娇妍美艳、秀丽文娴的林黛玉弄得泉台艳魂、月夜幽魂，当其绝命之时，香魂一缕悠悠忽忽不知所之。凡人归阴，本坊土地将其魂魄引至本处城隍挂处，按生死簿查其一生功过，发往地府较对，上奏天廷。贤才仁德者，归于上界；应隶仙籍者，证入仙班；平庸者，转世；作恶者，押赴森罗殿，或入轮回，或入诸般地狱受罪。

却说此时本坊土地一见黛玉的魂飘渺而来，忙引至城隍庙。挂号值班鬼役看见土地引了一个绝美女魂前来，忙觑鬼眼一看。土地对鬼役道：“这是荣国府千金小姐，有大来头的，须要好生伺候，不得啰唆。”土地交代明白即回去了。众鬼役左看右看，伸伸鬼舌头，做些鬼样，捣些鬼话，各种鬼形不一而足。一个鬼道：“这位小姐不知害什么病死的？”又一个道：“你瞧他的脸，就像出水荷花一般，只怕是害相思死的。”那一个道：“咱们去盘问他。”这个道：“不可，不可。刚才土地老儿交代的话没听见吗？你去混闹，倘若这位小姐撒一个娇喊叫起来，回了老爷，真正吃不了还兜着走呢。倒是问问他的住处、姓名、替他回了上号，好等老爷开发他去。”那个鬼走到黛玉面前，问道：“小姐系何处人？姓甚名谁？说明白了好代小姐通报。”黛玉道：“我系苏州人，姓林，名黛玉。父亲号如海，没了十年。做过扬州巡盐御史。”鬼役道：“小姐既系苏州人，如何跑到这里来？不要走错了路，快回去吧。”黛玉道：“此处是我外祖家，我系死在这里的。”鬼役道：“原来是这么着。小姐请待一会，咱们替你回判官老爷去。”可怜黛玉深闺弱质，初见鬼役已吓得战战兢兢，又听说要报判官，更吓得站在一旁乱抖。

鬼役进去，见判官在堂上伺候城隍老爷查点案卷，向前禀奏道：“现有木城土地带领女鬼一名，前来挂号。”判官道：“你等问过住处、姓名没有？”鬼役将黛玉回答的话说了。只见城隍老爷将惊堂一拍，大叫一声：“不好了！你们快些回避。”吓得判官、小鬼几个倒退。又见老爷一叠连声：“快请夫人出来，同我看小姐去。”一个回话的鬼役向众鬼道：“奇怪，奇怪。老爷并没有瞧见这位小姐的俊样儿，怎么就发起狂来了？”正在外面捣鬼，只听里面夫人带了侍女出堂，老爷忙道：“林家内侄女来了，

咱们接她去。”原来，林公有个妹子嫁与申家，这申公正直无私未有子，嗣死后做了京都城隍夫人，与如海手足情深，听说侄女魂魄归阴，一面哭着出来携黛玉进去。黛玉认着亲人陡吃一惊，进了内堂。黛玉泣拜道：“侄女违别姑爹、姑妈十余年了，不料姑爹在此为神。可怜侄女孤苦无依幸，望垂悯将侄女送我爷妈那里去。”申公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但是，阴曹地向例先要到咱们苏州城隍处归籍，再得与令尊堂相见，”申公当将黛玉魂灵送至苏州城隍那里查了册籍，苏州城隍向黛玉道：“小姐乃上界仙子临凡，今日去世即有仙女来迎，今日送小姐回府。”随即命鬼役先去通报，又着女鬼伴送黛玉回家。

林公得知忙与夫人道：“可怜女儿死了，他的魂来了。”夫人听说，大哭起来同林公赶出外厢。黛玉一见发起怔来，只听林公、夫人齐说道：“儿呀！你怎么不在人世了？”二人赶来到了面前。黛玉心里明白，无如气急身惊心酸腿软不能趋步，只哭叫一声扑跪在地，已痛倒了。慌得林公同夫人急忙扶起，叫侍女扶进内室。夫人坐在炕上，将黛玉搂入怀中。林公同坐炕上，齐声叫道：“我的儿，醒来。”歇了好一会，黛玉方才舒气，呜呜咽咽，满面泪痕道：“爹爹、妈妈，可知女儿死得好苦呀！”说着要下地来，夫人道：“你且歇歇再说话。”停了一会，林公道：“我自没后，上帝念我为人正直，将我补授城隍之职。以前同儿、娘在四川耽搁几年，后又在湖北耽搁了几年，今已任满告假在家，将来可转天。我一生的心事指望儿长大成人得一佳婿，方慰我爱儿之心。不料儿因何得病就夭亡了？今日到了跟前，儿啊！我一见你心如刀割。”夫妻、母女又痛哭起来。幸得侍女善言，百般解说，方才止哭。黛玉从贾夫人怀里起来，泣拜于地，夫人又拉黛玉坐在身旁。

黛玉道：“爹妈在上面坐，容女儿坐在下面。”夫人道：“你就这么坐罢。”黛玉拭泪道：“自从那年雨村先生送女儿进京，一到外婆家，老太太见了女儿抱着大哭，舅母、众姊妹们好容易将老太太劝住。女儿待老太太放了手，才一一拜见。宝玉哥哥、女儿都在一块儿跟着老太太饮食起居，老太太极疼爱女儿。”贾夫人道：“老太太爱我如掌上之珠，见你思我自然如此。两位舅父、舅母待你如何？”黛玉道：“一样疼爱。”贾夫人又问：“表兄弟、姊妹等，待你怎样？”黛玉道：“也都很好，惟有宝玉哥哥待我比别人更厚。”贾夫人点点头，又道：“还有你珠大嫂子、琏二嫂子怎样呢？”黛玉道：“珠大嫂子极端厚待小姑子最好。那琏二嫂子见面时，女儿吃了一惊，不知怎么样心理有些怕他。”贾夫人道：“这是什么原故？”黛玉道：“女儿亦说不出所以然的道理来。”贾夫人道：“他待你怎么样呢？”黛玉道：“那些外面光景像是好的，因为老太太疼我，要敷衍的好看。估量着他的心里是时时忌克我的。”贾夫人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他与你是面和心不和的？”黛玉一面答应，又滴眼泪。贾夫人道：“你合他可曾拌嘴、赌气没有？”黛玉道：“我在那里十余年，上下众人从来没有合人淘气的事，况且琏二嫂子为人尖酸利害，现管着家，只知趋奉老太太、二舅母两个人。老太太、二舅母因此最喜欢他，大众巴结他，怕巴结不上。还有谁敢得罪他一点儿吗？”贾夫人沉吟了一会道：“原来是这么着。”林公道：“且慢，问这些话我倒要问问那里近来的家道，还是从前烈烈轰轰的势派不是？”黛玉道：“几年前，元妃娘娘归省的时候，正是繁华极盛。近年来人不敷出比以前差多了，狠打饥荒呢。”林公叹气道：“难道你两位舅舅也不经心整理，将来头坠下去怎么处？那边东府里大约鲁卫之政不问，可知那些表兄们那个有出息呢。”黛玉道：“东府大哥不肯认真治家，这边琏二哥总揽家务，倒难

为他支持。”林公道：“这是大些的，那小些的即如。宝玉可还好么？”黛玉见问心中一刺，甚是踌躇。无奈父母动问不敢掩饰，只得直说：“因为老太太疼爱娇恤惯了，脾气有些乖。”林公道：“他读书、写字可肯用功？”黛玉道：“他天分聪明，能读书，大、小字都写得好，只是不肯用苦功。二舅舅规矩虽严，未免一暴十寒。”林公道：“到底制艺如何？”黛玉道：“近来文章也做好了。二舅舅很喜欢珠大哥家兰哥儿，却肯攻书，将来大有出息。惟有环兄弟太不好，阖家的人很嫌他。”

正在谈论，外面请林公说话，只得出去。这里夫人又问道：“老太太家有个侄孙女湘云丫头，可好么？”黛玉道：“湘云妹妹文才、女工都好，性情爽直，老太太最疼他，时常来住着玩。还有二舅母家姨妈带了男女姪哥哥、宝钗姊姊、丫头香菱进京来住，一在外婆家。那年元妃娘娘省亲，宁荣两府后首一带盖做省亲别墅名大观园，其中亭台楼阁院轩斋，以及四时花木山石流泉竹桥茆屋建造的精巧异常。娘娘省亲之后恐怕院宇荒芜，即有旨意着众姊妹、大嫂子、二哥哥合女儿都住在园中读书。女儿住处名潇湘馆；后首又有大舅母的嫂子带了女儿岫烟姊姊，来投奔大舅母住在园中；还有薛姨妈的侄女宝琴妹妹；珠大嫂的婢娘带了女儿纹姊姊、绮妹妹同伴来京，亦住在园中，那些姊妹合女儿极好。”夫人又问：“几位表姊妹如何呢？”黛玉道：“迎春姊姊忠厚、本分，过于懦弱；探春妹妹聪明，才干算个尖；见惜春妹妹亦聪慧过人。那些亲戚姊妹都人才出众。”夫人道：“你们许多姊妹住在一块儿，做些什么事？”黛玉道：“念书、写字、做诗，闲常做些针黹。老太太最高兴，常在园中饮酒赏花，很热闹。”贾夫人道：“若照这么样，你在那里尽可逍遥自在，为什么一病就不能治呢？”黛玉一闻此语，那眼泪犹如断线之珠直滚下来，一面哭道：“女儿虽有老太太疼爱、众姊妹同伴，终是孑然一身。见他们有父母兄弟姊妹的，回想我爹妈没了，只剩女儿一人，因此时常伤心落泪，竟哭伤了，长年多病，所以身子单薄。提到于今竟难治了。”贾夫人道：“你到底是有什么病，害了几时才死的呢？”黛玉道：“只有几天病。”夫人道：“怎么起的，你说给我听。”黛玉道：“有一天往上房去，走到园中半路上听见个丫头啼哭，我问他为什么哭，他说：‘林姑娘，我告诉你评评这个理，因为宝二爷病了，痴痴癫癫总没有好，说是这几天要娶宝姑娘过来冲喜。白问了我姊姊一声，明儿娶过来了咱们还是叫宝姑娘，还是叫宝二奶奶这句话，又没有说坏了什么事情，我姊姊就打了我一个耳刮子，你说可委屈死人。我问他为什么打我，他说琏二奶奶那么吩咐着，不许人混说。这件事原是瞒着人，不把园里的人含潇湘馆的人知道，你没听见吗？在这里混说混问，我说谁告诉过我的吗？姊姊还要打我，才到这里来哭的。’说着还在那里哭。女儿听这话诧异，走到上房，只见宝玉哥哥傻笑，老太太、舅母、姊妹、嫂子们都不在那里。我只坐了一会，那些屋里的人赶着催我回来了。刚到屋里只觉心中一慌头上一晕，喷出血来，几乎栽倒，紫鹃们急忙扶到炕上。从此吐血不止，医药罔效，捱了两三天就断气了。”说到这里，黛玉喉中哽咽，又痛哭起来。贾夫人听罢，叹口气道：“哎，其中必有原故。我的儿你不好说明，我已猜着被人坑死了。”于是黛玉越哭越愤，贾夫人又搂黛玉同哭。

正没开交，只见林公进来道：“何苦是这么样。”贾夫人即将刚才同黛玉回答的话述了一遍，林公亦甚恼怒。夫人道：“老爷，你可知道琏二侄媳凤丫头，本是个刁钻利害狠泼刺的东西。他见女儿比他聪明、精细，又知书识字，恐将来配了宝玉夺他掌家之权，故将巧语花言说动老太太合二嫂子，将他娘家的亲人宝丫头弄过来与

宝玉成亲，生生的将女儿终身大事拆散，陷了女儿一命。”便咬牙切齿向林公道：“老爷你要想个法儿，将凤丫头这蹄子弄到这里来糟蹋个死，出出咱们的气，才得甘休。”林公道：“凡人生死有数定的，倘他阳寿未终，如何能杀把他拘来呢。你别着急，待我分头致书两处城隍，将女儿、凤丫头的生死簿细细根查他们的前因后果方得明白。可怜女儿哭坏了，你们且静静的歇着，等查了簿子再说罢。”林公一面差人查簿，夫人同黛玉又说别话。随后两处送到生死簿抄底来看，上注：“王熙凤，阳寿三十三岁。为人尖刻、悍妒，盘剥重利，弄权害人。拆人婚姻两次，被害者五人：一次拆婚张金哥、崔姓；二次拆婚贾宝玉、林黛玉；戏诱致死贾瑞，嫉妒致死尤二姨。一生功微恶极，女中劫星。死后阴曹受诸般恶罪，贬入轮回。林黛玉，阳寿十七岁。乃上界仙珠历劫临凡，为人聪慧贞淑，懿范贤才。命犯劫星，病没时旋入尘凡了其夙愿，夫荣子贵惜老归真。”林公看罢喜形于色，递与夫人。黛玉看后，一面说道：“女儿的前因后果，遭过魔劫方有好处这也罢了。天机不可泄漏，还要回归仙籍再又临凡。且等一会，我还有许多最重要紧的话慢慢告诉你。”

正在话别尖，有仙女来催促黛玉起身，刻不待缓。因警幻仙姑那日从各司稽查册籍，屈指一算对众仙女道：“目下正是绛珠妹子劫尽重生之期，他的魂灵已回苏州，父母相叙比。”即吩咐两个仙女道：“尔等速即下界，将他魂灵引来，切勿刻延误事。”两仙女领命，纵起云光，一霎已到苏州林府见了林公等。二仙女道：“我等奉警幻仙姑之命，迎接令爱小姐速回太虚幻境，注册销籍，旋即回凡。仙姑叮嘱刻勿迟延，要紧要紧。”林公同夫人听罢泪流满面，不禁伤心。黛玉听说叫了一声，滚到夫人怀里已昏晕过去，叫唤半晌方才苏醒。黛玉哭道：“女儿不到太虚幻境去，望爹爹写封告疏，求求仙姑将女儿名字销籍舍了，女儿在此长久侍奉爹娘罢。”一面说着，哭的惨不可闻。林公同夫人昏昏闷闷亦痛哭不止，两仙女亦为陨涕。林公道：“儿呀！这是你命中注定的，我何能挽回天意呢。况且，你此去回凡完尔夙愿，正是苦尽甘来的时候，如何不去呢。”黛玉道：“女儿情愿在阴间过日子，强如在外婆家失了怙恃伶仃之苦。”一面拉着父母衣襟，痛苦又道：“女儿才来未久，怎舍得违背爹娘又往那陷我的地方去呢。”贾夫人道：“你听我说，譬如你阳寿未终，此时我两人尚且不得与尔见面，你还在那里不死不活，又不得遂你的心事，白瞧着人家热闹，那个日子真不好过又待如何呢？这么退一步想想你就明白了。”林公道：“你可记得那年送你进京，你却难舍，自然也要硬着心肠走了。况且，此去光景越过越好，我的儿早些去罢。”黛玉紧紧拉着父母那里肯，放哭得似醉似痴。两仙女道：“小姐且到幻境见了仙姑，那里有缩地法返魂香怀梦草，小姐若见亲人，将缩地法作起就可以神灵叙会时常相见，还不好吗？”黛玉听了说道：“果然若得如此，我才放心。”仙女又催起身。黛玉无法只得吞声含泪拜别了父母，两仙女将黛玉扶到中庭，仙裾一拂登时御空而去。林公同夫人抬头仰望，洒了一回泪才罢。

再言黛玉被仙女引出查冥之际，渐见光明倏忽，已到太虚幻境。仙女指点道：“那高大牌坊里面就是仙宫了。”黛玉细看，但见云容缥缈树韵琳琅，数派飞流千峰翠嶂，白石青苔纤尘不染，琪花瑶草芬馥异常。心中惊异，果然仙境非凡。到了牌坊抬头看见匾额乃是：“太虚幻境。”旁边对联道：“因属情真能灭假，缘从心有莫愁无。”再走进去，乃是一座高并云霄金碧琉璃的宫殿，门外一匾，上书：“觉迷慧岸”。旁首对联云：“女怨男痴情到魔深心不泯，天高地厚历降劫尽数犹宽。”黛玉看了，心

中惕然默会，匾对的意旨，竟是成就自己的原故。天地恩厚如此，可谓大造化了。”

跟随仙女进了宫门，绕过配殿行至正中，遇着仙姑迎来，携了黛玉进去，说道：“妹妹阔别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弟子久谪人间，今日幸睹仙颜，顿舒夙念。”随即深深下拜。仙姑挽住，让黛玉坐下。仙姑道：“贤妹尘寰历劫十余年，春怅秋悲，泪尽罗巾，自怜幽独。身居锦绣之业，命等飘零之叶。临风感叹，对影歔歔，我为你躊躇熟矣。”黛玉道：“弟子沉沦凄楚，仰沐垂怜，中心怏怏。”仙姑道：“今日引妹妹归来，一结前因再成后果，我合你各处领略一番。”说毕，同黛玉到多情司、薄命司、坠泪司、断肠司、销魂司、顾影司、怅望司、凝想司、感月司、惜花司、悲风司、怨雨司等处一一细看，又将十二钗正册、副册又副册与看。黛玉领悟非常，默识一遍即已了然。又到殿后，见一门上悬着“降珠仙阙”匾额，进去则见白玉花栏围着那株仙草。指与黛玉道：“看你这草光华耀目，香气沁心，欣欣向荣，正寓贤妹嘉祥之瑞。”又引至前后左右逛了一回，仍到原处。叫众仙女相见毕入座，摆上酒肴，无非蓬岛奇鲜仙源玉醪，不必多赘。比将前后曲谱与黛玉对看，令众仙女将前次演与宝玉听的曲子一一歌完，又将新翻改换的数页再复歌一遍：

歌曰：

连理枝，这是灵河仙草萋重生，那便是青埂神瑛暗复莹。十年魔障今消尽，打破了生生死死劫，超脱了冤孽沉沦，才博得鸳鸯夜月销金帐，孔雀春风软玉屏。固因他贞芳自戾，善行维诚，须知是旁通寿夭由天定，立志晋修却在人。看此日，欢偕连理，相与乐长春。

幻无常，美质绝纤瑕，性坚贞，气自华，晶莹似雪真无价。得良人爱他，恨凶人劫他。忽把个妙连城空受强梁陷，幸神灵呵护交加，提出污泥中，寄人篱下。喜相逢，多情义士牢牵挂。这正是任良工重经雕琢，与圭玉为侪。

乐重生，西池玉蕊芬馥，娇红合藏金屋，如何摇落归空。恨只恨莺瞋燕妒，更何堪剥蚀顽虫？感凋残物化觅艳无踪，幸阳春有脚返魂，香萼月下重逢。此日多情公子，抚今追昔，默识芳容。合欢时，但领取灵根苏换并敷荣，任是无言桃李，一样笑东风。煞尾色本空中现，空明色更多。漫说道寂静虚无干净也，转幻出空中楼阁势巍峨。又只见锦绣繁荣地，温柔安乐窝。都只为人情缺陷长为恨，因此上补出这玉润珠圆一曲歌。

黛玉听完，心中默会。此番黛玉魂游景况与宝玉神游大同小异。黛玉心想：“原来真此事。从前宝玉对我说过，曾梦到此处如何饮酒、听歌，我还半信半疑。今日身历此境，足见宝玉真不欺我。”仙姑道：“曲中意旨贤妹参详，我已托渺渺真人带你下界还魂，毕你同神瑛侍者三生之愿。今赠你通灵符诀锦囊，付真人替你带去，内贮返魂香怀梦草。用时佩在身上，升天入地、与鬼神相见无所不通，待你缘满归真再合你共赏仙壶韶景。”黛玉正在留恋，只见渺渺真人到来，向仙姑稽首道：“我今引绛珠仙回阳，茫茫大士已指拨神瑛侍者去了。”说毕，仙姑同黛玉行至牌坊，又叮咛道：“贤妹历视诸册，此乃天机切勿漏泄。”黛玉连连答应。只见真人将袍袖一拂，起朵艳云，托着黛玉魂灵飘然而返。欲知怎样回阳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愿遂三生珠辉洛浦 缘成隔世玉粹蓝田

话说真人送了林黛玉的魂回来如何还阳，暂且少停。先要表他那夜陨命之时，正是薛宝钗于归之际，一家的人都在新房热闹，无人去报黛玉死信，且怕凤姐申饬。及至宝钗坐房合叠撤帐等事已毕，次口才回凤姐。凤姐来至潇湘馆一看，不免洒了几点泪，说了些掩人耳目的话，回来才把黛玉已经咽气回了贾母和王夫人。贾母听说大叫一声，晕倒在炕。醒回只得哭道：“我的儿，是我弄坏了你了！”人人解劝，痛哭不止。忙吩咐人快请好大夫来瞧。众人说：“林姑娘已断了气，要回过来，万不能够。”贾母道：“胡闹的话，才病了两天就死透了吗？”一叠连声叫人快请大夫。又嗔凤姐：“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”凤姐道：“那时正是宝妹妹花轿进门，怎好回这话呢。”贾母一面哭着叫人请大夫，要亲到潇湘馆去，慌得众人再三苦劝才歪在炕上。因连日劳神，又淌多了泪，已昏沉睡着了。

王夫人趁空回房歇息，只见贾政垂头丧气淌眼抹泪。见王夫人进来，便道：“实在可恨。”王夫人问：“恨什么？”贾政道：“你还问吗？可怜一个好甥女儿，生生的坑死他，将来到九泉之下，如何对得住姑太太？老太太原是最疼爱林丫头，我看他各样都好，只等宝玉大了配与宝玉。你想想放着这样人才不取，再往何处找呢？他的模样、心机、女工、书字都比人强，为什么不配给宝玉做媳妇，我还怕宝玉赶不上？于今反不中你们的意，倒把你们的亲戚宝丫头娶过来，难道宝丫头比林丫头还强些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这是合老太太商议办的，并非我一人作主。因为老太太取定宝丫头厚实、稳重，嫌林姑娘身子单薄、惯使小性儿的原故。”贾政道：“这么说，林丫头使性儿坏过什么事情没有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这却没有。”贾政道：“若以身子坚实取人，珠儿媳妇、琏儿媳妇都非坚实的，咱们家择媳妇总以德言容工为上，我瞧林丫头断乎不在宝丫头之下。儿女婚姻大事，你该先和我计算，于今你们商议定了，再叫老太太当面吩咐下来，我如何敢驳回呢！”王夫人被贾政说得哑口无言，只得回道：“事已如此，挽回不来，老爷要怜念林姑娘，发送上从重礼面些就是了。”贾政道：“这倒难为你，想过了五关再送文凭，林丫头也不知道领这空头情了。我告诉你，宝丫头亦非有寿的。那年做灯谜说是恩爱夫妻不到头，我很不舒服，眼前只苦了林丫头。宝丫头虽娶了过来，宝玉不愿意，还怕有别的原故？只好听你们闹去。我要打点动身的事了。”一面又淌泪。王夫人心里七上八下，怏了一阵，暗暗抱怨凤姐，却又不好说明。

再表众人纷纷议论，老太太真个急糊涂了，死透的人如何还治得活。正在内外嘈杂、恰好门前的人看见来了一个跛足道人，说道：“我要在府上化一个大大的善缘，布施布施，保佑你家姐儿们无病无灾逢凶化吉。”门上人说：“我家现在死了一位

小姐，老太太最疼爱他，人人舍不得，偏是你还来说这个话。”道人说：“我是来救小姐的。”门上人道：“已经死过一夜，今儿又过了一天，还救得活吗？”道人说：“漫说半天工夫，就是死过十天半月都能救得。”众人见他大言不惭，欲不理他。只见道人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说的话你们不信，且问你们昨夜你家小姐断气的那个时辰，可是厅上新娘子进门的时候？”众人见他说得对头，有几分信了。尚在狐疑，道士又说：“你们且进去，告诉将小姐心前摸一摸，只怕有些微温，鼻子里亦有微息了。若是这样，我有灵丹可救，若不然我就去了。”当时林之孝正出来有事，闻知道人之言甚属奇异，连忙回了贾政。贾琏随即出来邀道人进去，一面说道：“请师父稍坐，就来奉陪。”贾琏进内将道人的话一一回了贾母、王夫人，又道：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必料其无。何不叫人即往园中去摸一摸瞧。”说罢，即出来留住道人。贾母喜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这是林丫头命有救星，遇着这位神仙来了。”即叫鸳鸯去看。鸳鸯闻黛玉死信正在悲伤，想到园中去看无如事，冗不能分身。今得贾母之命赶至潇湘馆，未及到门先已哭泣。紫鹃陪着哭，又忙问道：“姊姊来做什么？”鸳鸯遂将贾母听说黛玉已死尚不肯信，闹着叫人去请大夫，恰好门前来了一位道人，他说能医等语细细告诉了紫鹃。紫鹃忙将手探入黛玉心前仔细摸了一会，笑向鸳鸯道：“好了！好了！姊姊你再摸摸，竟有点微热了。”鸳鸯复又摸了一摸，亦喜道：“果然有些热了。”两人又将黛玉鼻孔眼探探，亦觉有些呼吸的气息。紫鹃忙道：“托姊姊快去回老太太，姑娘可以回过来了，快请道人来救罢。”鸳鸯去了。紫鹃忙将黛玉装里的衣裳换去，解开怀时不看则已，一经看见惊喜非常。却是为何？原来黛玉从胎里带来一件至宝，除幼时父母妈妈之外，再无人见过；后来惟紫鹃侍俗才见过的，乃是心前一颗红珠，如痞子大。此并非痣，是颗智珠；佛门法相舍利子现于顶上，智珠怀在胸前。黛玉这颗智珠在心前半含半吐，乃生成一种慧相。宝玉的玉衔于口内而生，黛玉的珠嵌于心前而生。一刚一柔，一动一静，昭然合乎易理。此乃二人天假其奇，地毓其秀，乾坤钟灵之气。父母秉授之资具此美质，所以生生死死终结成了珠宝深缘回，非寻常金玉可比，况乎金锁系人力所制，更非天地造化功用之比也。今紫鹃看见珠色改变，所以大喜。以前黛玉常病之时珠色淡红，此刻突见珠色如大红宝石一般光华射目，定是佳兆，心中更喜。

再说鸳鸯忙忙赶到上房回贾母道：“林姑娘的心前我才摸来，果真有些热了，鼻子里也有气了。这位道人竟是个活神仙。”贾母听说，喜的连忙嚷道：“快请神仙老爷进园瞧去。”当即有人出来说了，贾琏笑道：“怎么师父能如此先知，真正大造化了。”于是请道人进园看视，暂且按下。

却说城隍庙鬼役时常弄鬼想发财，邀了个老鬼姪在荣府门前探望，正在鬼张鬼致窥看。忽见真人引黛玉之魂灵前来，那小鬼迎至跟前想捣鬼话，被真人劈面一指跌在地上乱爬。老鬼忙将小鬼拖到一边，说道：“我看你怎么了？”小鬼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弄不成鬼了。刚才被他一指眼睛金星乱进，鬼火都戳出来了。你到底是多年的鬼灵精，可有什么好鬼法教给我些，好去弄鬼。”老鬼道：“鬼法一言难尽，全靠要奸鬼，又要知鬼、贴鬼、会说鬼话、做鬼脸、施鬼计，都要齐全才能够弄鬼。若弄的不好被人识破机关，骂了、打了、遭塌了算是个无用冒失鬼，一辈子弄不成鬼了。”小鬼道：“咱们到这里来，原想弄钱使用。”老鬼道：“咱们来商议。”恰好遇见土地问知黛玉回阳一事。老鬼道：“我有个主意，你就去回老爷讨差，到苏州林老爷那里报个喜

信，只说咱们这几天常在荣府门前探信，看见真人引着小姐魂灵进荣府回生，特来禀告的。林老爷知道了，还怕没重赏吗？”小鬼说：“实在你的见识比我强。”随即回明原委，讨了公文，往苏州林府报信。小鬼得意昂昂，向老鬼道：“幸亏听了你的话，依了你的计。此去若得了赏回来，咱们大伙儿打酒喝。”老鬼说：“你可知道，于今世事全仗鬼道才行得去。”不言鬼役捣鬼。

再说真人一至荣府，先将黛玉魂灵送到潇湘馆中，对着尸身把袍袖一拂，魂已归窍；然后到门前故意找人说话，被贾琏延入此时，又邀到潇湘馆来看过。真人向腰间解下葫芦，取出一丸仙丹如桂元大，又取七颗小的。其大的系用绛珠草的根配药制成，先固其本质；再用茎叶制成小的，后益其菁华，此乃仙家传授。所以此后黛玉彩华精粹，比凡人不同。真人将丸药递与贾琏道：“先将这丸大的用无根水化开灌入口中，不过一时即可张口说话的。每早亦用无根水吞服一丸，七日后不但体气复元精神加倍，而且益智消灾延令艳貌。但是七日之内，除贴身伏侍的人以外，一切亲人都不可见，恐怕混扰其神，闭门静养要紧。”真人嘱咐毕，取出个锦囊交与紫鹃替黛玉挂在衣襟之内，再同贾琏出来闲话。这里如法调治吃药后，紫鹃坐在旁边静候。果然数刻工夫，只见黛玉玉眸微展慢启朱唇，似有欲言之状，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停了一会叫“哎唷”，喜得紫鹃念佛不迭，忙叫道：“姑娘、姑娘醒来了，这会儿觉着心里怎么样？”又停了一会，黛玉展眸一看，见紫鹃贴在身旁，便叫：“紫鹃妹妹，我这不是做梦吗？”紫鹃道：“清清白白醒回来了，如何是做梦呢。”黛玉定神一想，身已还魂，遂将死去的景况细细追溯，一一默记心中，豁然顿悟。乃对紫鹃道：“妹妹我是已死，今得回阳，三生有幸。有许多话慢慢告诉你。”紫鹃道：“姑娘别劳了神，侥幸已回过来真真天大的喜事，且躺着静静的养息养息就好了。”一面取杯温水服侍黛玉漱口，又喝了半杯开水。一面叫个妈子赶往上房报信，又在妈子耳边说了几句话。那妈子赶回贾母道：“林姑娘叫声‘哎唷’，开着眼说话了。”只见贾母连连念佛，一面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说林丫头再死不了的如何呢。”妈子又道：“紫鹃姑娘叫回老太太、太太合琏二奶奶，林姑娘已回过来，他一人合小丫头照顾不来。雪雁姑娘若没有什么事，还求老太太们恩典放他回去，待林姑娘好了，又叫他上来。”贾母开口便道：“这话老太太有什么不依呢，横竖雪雁在这里闲着。”其时凤姐在旁不待，即刻叫那妈子帮着雪雁携了东西回潇湘馆去，一面凑趣说道：“到底是老祖宗的福气大、见识高。人人都说林妹妹那个样儿，万不能再活的了。怎么老祖宗神通广大闹着请大夫，竟把个有道行的真仙请出来了，可是再想不到的事，王道士请吕祖拿妖很有请仙的神通，咱们老祖宗比王道士还强呢。”说得人人大笑。贾母笑道：“凤丫头你少高兴些，你妹妹回过来了，提防他来取你的荆州。”凤姐道：“且别说顽话，快些告诉外面去。贾母道：“可是的，我倒喜欢的糊涂了，快去告诉琏儿，再求求神仙把你林妹妹治好了要紧。”

贾琏闻知里面传说的话，连忙叩谢真人，心中盘算这个谢仪要格外从厚才好。正在踌躇，真人道：“大檀越不用操心，且待七日后，看我这药果有效验再来领谢。只是还有一说，府上人众祸福无常，眼前又有灾侵。”贾琏忙问：“人口又有妨碍么？”真人道：“贵公子大不利。”贾琏问：“系何人敢求指示？”真人道：“你家失玉之人，记不得了吗？”贾琏一惊不小，忙问：“舍弟，宝玉莫非有故？”真人道：“就在顷刻。”贾琏哀告道：“还求师父拯救。”真人道：“你只记着，事虽危险不必惊慌，三日内定有救

星。”贾琏发急道：“师父就是救星，何不大发慈悲，还叫弟子舍近求远吗？”真人不答，一面起身，贾琏赶忙来拉，真人将身一摇即不见了，吓得贾琏目瞪口呆。正在狐疑，只听里面一片吵嚷之声，人人哭道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了不得了，宝二爷死过去了。”贾琏意乱心慌泪流面，直奔新房而来。只见贾母躺在炕上闭目喘气，众人围着捶的捶，摩的摩乱叫，王夫人哭昏发晕靠在椅上，亦系众人围着叫唤。宝钗如泪人一般，袭人栽倒地下发厥，凤姐又哭、又痛、又急、又慌、又怕、又悔，竟弄得无地自容，又要张罗。贾母、王夫人，其他秋纹、麝月、平儿、鸳鸯、玉钏等爱慕宝玉，都如众星拱月，今宝玉一亡哭得人人如丧考妣，失魂亡魄。此一场大哭，上下众人哀声震地。贾琏心中暗忖：“可怪，这道人虽有先知之明，既救了一个，此刻又见死不救，莫非宝兄弟命该绝了？”想罢亦痛哭起来。外面贾政闻知，焙茗更进新房，一见宝玉尸卧，哭得顿足捶胸喉干气阻，一面到贾母身边伺候，又看看王夫人。贾政此时不知所之，焙茗望着宝玉碰了几个头，爬到外间地上乱滚，哭叫道：“二爷没了！我也不要命了。”惹得众人更哭得狠，举家沸腾无人能劝。正在难解难分，犹幸贾琏一想止住哭，向贾政道：“老爷且别哭。”贾政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因为一片哭声搅嚷说话听不清切，贾琏跺足道：“你们哭的轻些，我这里回老爷的话都听不见了。”众人才哭得轻些。贾琏再说：“侄儿想起刚才道人的话来，他已知宝兄弟有此厄难，再三叮嘱不必惊慌，三日定有救星。”贾政道：“你林妹妹亏他救活回来，我喜欢的了不得。不料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此刻宝玉又是这么着，道人的话可拿得定呀？”贾琏道：“他还说七日后再来。”贾政摇头道：“七日后他竟不来又怎样呢？”贾琏道：“此人有些神通，他说有救星自有效验，且瞧着罢。”贾政又问道：“宝玉早间还不至，怎样如何这会儿就变了？”麝月忙回道：“宝二爷先前已发过一回厥。谁知这会儿变成这样了。”贾政哭叹不止，贾琏再三解劝才出去歇息。

再说园中诸姊妹得信，探春、惜春、李纨并众姊妹等大伙儿衰到新房，见了宝玉这个样，探春、惜春抚住床栏哭得哀哀欲绝，李纨并众姊妹亦陪着大哭。先在这里的众人又重新哭起，竟做了个眼泪大会，可以替宝玉涤涤洗心。此时凤姐怕贾母、王夫人哭伤，忙叫人端了参汤来。贾母、王夫人、宝钗、探春等各喝了些稍住哭声。只见秋纹回道：“袭人喊叫不醒，怎么办？”凤姐道：“痴丫头，把他扶到炕上躺着再瞧罢。”大家哭闹了一阵，惟有守着宝玉并无他法。却说事是并行，宝玉完姻之时，黛玉咽气；黛玉回阳之时，宝玉落魂。当其宝钗过门的时候，宝玉虽然失宝疯颠，因有与黛玉成亲的话，喜溢心胃精神陡长。及至合卺时，揭了盖头看见新人乃是宝钗，并非黛玉，心中反复，一慌一急，竟如黛玉听了傻大姐的话，将本性迷住了。忙叫袭人问道：“今日娶的是林妹妹，怎么又不是的？林妹妹到底在什么地方？”袭人左右支吾，弄得宝玉昏愤更甚，呆呆的躺在床上出神。大家屏息静坐。到了早晨宝玉忽然走到里间一看，只见宝钗丽服盛妆，端坐不语。宝玉知是移花接木之计，此时心中一搅面色改变，忙出外间叫了一声：“林妹妹！”大叫一声“啊呀”哭倒床上，四肢冰冷厥过去了。慌得众人手足无措。袭人逆料其情，只是心中叫苦。贾母、王夫人泪流满面，因系好日子，又不便放声大哭。宝钗与宝玉尚未成亲，拘于羞涩在里间心中暗急，众人围着一筹莫展。

那知宝玉的魂一径来到园中，仿佛仍从怡红院里出来。一出院门遇着晴雯，宝玉拉住晴雯的手问道：“几年不见你，你从哪里来的？”晴雯道：“林姑娘叫我来合二

爷说话。”宝玉道：“我正要去瞧他。”晴雯道：“不必去了，林姑娘才叫我合二爷说他还于今回去了，叫二爷好生的过罢。”宝玉道：“他为什么要回去？”晴雯道：“他见你娶了宝姑娘，他还在这里做什么呢？自然要回去了。这会儿只怕已经走了。”宝玉一听此言如万箭攒心，放了晴雯跑来至潇湘馆，听得里面哭声忙进房一看，只见紫鹃哭得泪干喉哑。黛玉尸卧床上，遂一头扑向床沿，抚着黛玉的尸嚎哭大恸，一面叫道：“林妹妹你怎么撇下我去了，这是我坑了你了！为何不早定主意，今日被人弄到这般田地，咱们生生死死总要在一块儿的。”说罢又哭，只听耳边有人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回过来了。”又听道：“我的儿怎样了？什么魔住了。”像贾母、王夫人的声音，醒来一看依稀是梦，却疑是真，又捶胃哭道：“可怜林妹妹为我死了，我也要死了！”贾母、王夫人听说十分诧异，心中甚是懊悔此事办得勉强。宝钗、袭人心事更重，凤姐忙向宝玉道：“宝兄弟，你好生歇着罢，今日是你们的好日子，怎么胡思乱想？梦中哭哭喊喊，醒来还是这么着，人家瞧着要笑话你。”宝玉道：“因为林妹妹死了，我才这样。”凤姐道：“没有的话，这是你疑心做梦罢咧，林妹妹这两天吃了药倒好了些，怎么说他死了？仔细他知道了可真要恼的。”宝玉听说有理，我方才却系做梦，众人劝他起来，坐了一会又躺着闭目疑思，甚是安静，大家这才放心，叫丫头你们小心伺候。贾母、王夫人等各自回房。因连日辛苦十分困倦，见宝玉已安静，各人散去歇息，只有两个小丫头在房门口伺候，更是睡眼蒙眬，东歪西倒。宝钗、袭人亦在里间假寐，丫头们多走开了。

忽有前《红楼梦》中所表贾政在赵姨娘房中说话，他听说“宝玉”二字慌忙进园报与宝玉知道。叫宝玉小心的那个小丫头，因这几天派他合两个老妈看屋子，未得过来赶热闹；此时王夫人回房，他便偷空来到新房看热闹，谁知鸦没鹊静的，走到房中只见宝玉躺着，又往里间来见宝钗歪在炕上打盹，天然一个睡美人。望着嬉嬉的笑笑，又看看宝玉笑笑，又忙跑到潇湘馆来。却是为何？原来他心里估摸着，大众姑娘们此时不知怎样热闹，谁知如此寂静，亦甚诧异。欲往潇湘馆请黛玉到新房来同宝玉顽顽，一者讨了宝玉的好，自己又顺便逛逛，直到那里反怔住了。紫鹃见是他问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他便信口道：“我来瞧瞧林姑娘。”紫鹃哭道：“可怜林姑娘死了，难为你记挂着。”这丫头也哭了一阵，说道：“林姑娘这么个美人似的人儿，可惜死了，我实在舍他不得。”说着又哭。紫鹃道：“你回去罢，恐怕上头找你。”那丫头回来心中想道：“怎么林姑娘死了，里头还不知道？别人不知道罢了，必要告诉宝二爷。”此人向来在宝玉面前献功，宝玉很喜欢他，所以赶来报信。进来的时候众人还未醒，刚直宝玉翻身，这丫头悄悄的向宝玉道：“宝二爷，告诉你我方才进园去逛，走到林姑娘屋里，只见他穿着妆里的衣服躺在炕上，已经死了。紫鹃姊妹喉咙都哭哑了。”宝玉听说，急血上攻心，一荡神、一散色、一变目，一翻叫不出声，一痛而绝。这丫头见机而作，一溜青烟无人知道。里间袭人醒时出外间来，一见宝玉如此，忙在身上逐细一摸，大叫一声：“不好了！奶奶快来。”宝钗此时顾不得新娘关目，忙同袭人坐在床沿叫唤。殊不知这回发厥比前不同，以前面不改色，四肢柔软；今则面色死白，通身僵硬，真绝气矣。于是，全家大小争来看视，闹得搅海翻江。再系贾琏进来传说道人的话，三日内定有教星，贾母等只有哭着、捱着静候。这且按下。

但说宝玉一灵真性出了凡胎真上丹霄，随着行云驭空而去，飘到太虚幻境才落下来。只见大士真人已在那里，宝玉赶向前施礼道：“弟子不知因何到此，得遇二位

仙师？”大士真人道：“你今梦抑而亡已结，生前事业，正好归真。但是，你合绛珠仙情根未断夙孽未消。警幻仙姑怜念你二人，一个朝啼暮哭春伤秋悲，一个心热情痴生连死结，着你两人重复回阳，仍借此躲以完夙耗，免得另生他处转折多端。待你们功成行满偕老归真，那时同赏仙壶日月幻境乾坤，未为晚也。今且引你回青埂峰一观幻景。”说罢同至峰前，则见白云青鸟声喧不老之春，碧树丹崖实结长生之果，高峰屹立，万笏嶙刚，奇石盘跌，繁星磊落，耳边幽韵响，瀑跳珠脑后，飞香云花落涧。宝玉此时心旷神怡，大士真人说道：“因你能去垢自新，所以地灵人杰，日后归来再睹此景则又别矣。”又指着那块神瑛对宝玉道：“这是你的根源，近以尘垢所污，故将他携归原处，被仙露濯其垢腻，罡风开其迷塞。此日晶莹如旧，复将他并尔携回，务要日新自持。尔此番下去，需要建些功德巍巍的事业，庶不负天恩祖德，况有淑妻美妾、大斥名园，饫珍羞，身荣金紫，可谓满足，切勿自坠其志，溺于脂粉。目下不必往见，仙姑即送尔回阳去罢。”真人说道：“你们下去，我不陪了。”飘然长往。大士引着宝玉的魂回到荣府门前，大士道：“你跟着我，待推你的时候，再扑着你的尸身即回阳了。”宝玉应诺。

再说一家的人到了次日，见宝玉直挺挺卧着，绝无生理，虽有贾琏传说真人之言，半信半疑，难以作毕。贾母、王夫人、宝钗、袭人等看看又哭哭，乱了主意。有的说还是请大夫瞧瞧，也有说求筊问卜的，又有说：“还是求妙师父扶乩，到底是怎么着。”一面托岫烟仍求妙玉扶乩，又差人各处求筊问卜，百般想法拯救，目前惟有哭了又歇，歇后又哭。王夫人叫众丫头、婆子细细盘问，终无人知道为何一变至此，一面哭道：“我这命也不要了，我的儿，你若是回不过来叫我怎么了！”又大哭起来。宝钗同袭人哭得更惨，大家齐声附和，一片嚎啕之声满人耳旁。

且说岫烟忙忙到了栊翠庵，将宝玉变故告诉妙玉，托他扶乩。妙玉目颊心驰，不像前番作难，速即设坛，沐手焚香叩头默祷。岫烟亦叩头起来。两人扶了一会，即将判语抄下，妙玉道：“姑娘速去，请大家放心，乩上所判有化解的意思。”岫烟携了判语赶回，大家同来争看，只见写道：

青埂绛珠偃覆无，虞情牵情劫完劫。

慧界圆通奇偶参，法轮旋转官商叶。

众人看了不甚明白，惟宝钗有些会意。袭人忙问道：“这话到底怕不怕？”忽见焙茗慌慌张张跑进来道：“好了！好了！救命王菩萨来了。”大家忙问：“怎么说？”焙茗道：“刚才门前来了一个癞和尚，就系那年宝二爷病着，是他治好的；门上告诉了老爷合琏二爷，这会儿请在书房里坐，他说不妨，待他来治就是了。”焙茗说完退出，大家方稍放心。

且对大士对贾政道：“令朗这病因何而起？”贾政道：“因胎里带来的那块玉忽然不见，因此疯疯颠颠闹到于今。”大士道：“此宝我倒找着了，但是赎价不贱。”贾政道：“此物乃小儿命根，要价多少自当遵命。”大士道：“需得万金才可。”贾政沉吟答道：“但小儿断气两天，恐人不活其于玉何？”大士道：“玉回人亦回，且定其价再活其人。”贾政道：“莫如先活人而后奉价。”大士哈哈大笑道：“老长官只知贵人贱物，可近时世途上总是重物轻人，我知道了不先付价，恐我空门中的人脱了空去。告诉

你罢，惟空则不空；空则不空。还有一说，令郎系有来历的人，所以胎含宝玉，必得有个奇宝的佳人才堪配偶。”贾政道：“即在前日已娶小媳到门，小儿反因此病厥。”大士道：“这位令媳可有宝物？”贾政道：“向有金锁，人人都说金玉良缘，正当匹配。”大士曰：“非也，尊府有一位千金怀蕴仙珠，方是令郎正配佳偶，可将他二人成其好事，将来子贵夫荣合家欢庆。”贾政听说茫然。便问道：“请教师父，舍间怀珠之女，我尚未知其人，还请指示。”大士道：“日前曾遇真人救他回生的那位林小姐，今如何倒忘了吗？”贾政恍然大悟。大士又道：“令郎命中注定单凤双鸾合成奇偶之数，即效英皇故事岂不好吗？”贾政忙点头道：“只求救活小儿，指示之言一一遵命。”大士道：“既如此，咱们进去瞧瞧。”贾璉在前引路，贾政陪在后首，到了新房，大士暗将宝玉的魂推入尸身；再将那玉擎在掌上持诵些经咒，替宝玉挂于胸前，又向袖中取出丹药一丸，如核桃大，又叫取人乳一钟将药研溶，撬开口来慢慢灌下。那看的人黑压压挤满一房，玉钏儿拿块帕子握着鼻孔，悄拉琥珀道：“姊姊站过来些，你闻闻那气味，我实在受不了。”琥珀亦低声道：“你瞧罢咧，谁叫你闻。”玉钏道：“太太们倒也罢了，怎么宝二奶奶合袭人姊姊竟不怕脏，站在床沿边离这癫子更近。”琥珀道：“你好糊涂，此时宝二奶奶他们心里只要一下子救活了宝二爷，还顾这些吗？莫说癫子难闻，就抬桶粪来擗在这里，他们都不问的。”大士灌了药，再将宝玉自首至足细细按摩，又叫取杯净水，擎在掌中对着画符画毕，衔了一口向宝玉面上一喷，只觉烟雾氤氲，异香满室人人惊讶。大士又念偈言道：

宝玉仙珠劫尽灾除，坎离定位百发欢娱。

又向贾政道：“老太太、太太们都在这里，令郎与林小姐乃夙世姻缘，虽被人拆散，毕竟死后回生再完夙愿。一误已非，岂容再误。令郎之病实由此起，若再不如其愿，两人旧病复发，贫僧等不来治矣。我等超度众生，成人美举，方外之人尚且如此，难道为父母的倒忍心害理，不成儿女之美，置两人于死地吗？于今成全了令郎合林小姐这段因果，就算贫僧化了个大大的善缘。”说毕对贾政打个问讯，念声“阿弥陀佛”一径走了。贾政等跟出，大士又念“阿弥陀佛”。这句刚刚念完，床上宝玉睁开眼接了一句：“阿弥陀佛，我可回来了。”喜得宝钗心花灿烂，袭人喜得肉里都是笑的，王夫人说不出话来，贾母一叠连声念佛不迭：“可不是宝玉说话了？”又向宝玉道：“我的儿！你再不说话，我也不能说话了。”于是，大家一涌而前，叫的、问的、喜的、笑的，不能名状。此时凤姐听了大士之言，句句刺心，正在出神未得近前看视。探春对众人道：“大家且退一退，让二哥哥歇歇，静养一会儿，有话请到外面说罢。”贾母道：“这话很是的。”吩咐：“宝钗、袭人，你二人好生伺候，咱们外间坐去。”袭人一面答应，一面说道：“这个活佛爷是我的救命王。”彩云觑着他一笑，伸个指头向脸上括了一下，羞的袭人面上一红，扭回头走开了。

再说，大士出来坐下，向贾政道：“人宝双回，赎价何在？”贾政起身道：“请少待。”复进来同王夫人商量：“人已救活，这项银子如何办法？”王夫人道：“只好尽我所有的给了他。”宝钗出来回道：“老爷、太太不用操心，尽媳妇的东西折变与他就是了。”贾母听说忙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，你们年轻媳妇穿戴的东西不能少的，我替你们打算。”贾政道：“老太太别操心，孙子的事该孙儿们打算，如何反累老太太呢？”宝

玉醒回，细记寤寐大士吩咐之言，忽听见这些话疾忙爬起出来，向贾政、王夫人道：“老爷、太太都不用操心，待儿子出去见见师父，可以不要银子。”就去了，大家见宝玉突然出房，一惊不小，却又作怪：才回来的人陡然满面红光，精神倍长，硬朗如初，举家诧异。贾政心中暗想：“宝玉既有来历，此必异人点化。”即带宝玉出来见了大士。宝玉恭恭敬敬磕了四个头，说道：“弟子愚顽，多蒙师父救治，再生之德如同天地。”大士道：“也罢，我为你的事今已完全。前已说过，算我化了个大大的善缘，银子不要了。”说罢，起身就走。贾政等赶忙送出大门，只见大士将身一纵，渐行渐远，蹶空而去。大家仰看一会已无踪影，贾政等才进来。要知后文，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贾宝玉忿语激新僧 林黛玉微词舒旧恨

话说贾政等望着大士去后，转身进来。宝玉回到新房，贾母道：“你才回过来，怎么才起来就出去了？我急得了不得，你乏不乏力？”宝玉道：“老太太放心，我并不怎么样。因为吃了仙丹，精神倍长，这会我觉得饿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几天没有吃东西，自然饿了。”袭人道：“燕窝粥已现成，且喝着。”就去催饭。贾母等宝玉吃完粥再问外面的话，宝玉将大士所言一一说了。贾母道：“你那仙师为什么不要银子就去了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师父得道修仙已成正果，要银钱何用？只为化一善缘，就是他对老太太、太太所说的话必要依他就是了。”贾母道：“断要依他。”当即问王夫人，因为宝玉的事混住了，不知道林丫头怎么样。王夫人道：“老爷很不放心，天天叫人去问，他们说林姑娘怕人闹，里面将门锁了，只有五儿在里头照应，伙计紫鹃们同几个上夜的妈子伺候，一切外人不许出入，过了七日才见人。”贾母道：“只要他将息好了，咱们就过了七天再去瞧他。但是这件事还要合你老爷商议定了再来回我。”琥珀来请吃饭。贾母、王夫人各自回去。宝玉又催饭吃。丫头们调开桌椅，安放食具。宝玉、宝钗对坐。丫头将菜摆上，一碗鸡髓烧鹿筋，一碗鲜笋羹，一盆火腿顿鸭，一盆糟油炒菜心，中间一对全鱼，四样精美小菜，一蓝碧莹莹香粳米饭。宝玉先喝了两瓢羹，又吃了两块鸭，随将这两样推到宝钗面前，道：“姊姊，这羹很好。”忙吃了两碗饭，还要添。袭人道：“二爷才回过来，还要扣着些吃。”宝玉道：“我饿的慌，再添两碗都吃得下去。”麝月道：“果真二爷今日吃饭比头里格外香甜，再添一碗不妨。二奶奶一碗还没有完，二爷倒吃过两碗。这么样吃好像一个人。”宝钗问像谁？麝月大笑道：“像，像。”宝钗道：“到底像谁？你怎么这样傻笑。”麝月道：“像那母蝗虫。”说的大众都笑了。宝玉道：“我只吃了三碗饭，没有吃一个老母猪。”便趁此学着刘姥姥，鼓着腮帮子对了宝钗。宝钗看见，一口饭喷的满桌，放下筷子只管吃鼻子里的饭，一面笑说：“你还是这样混闹，笑死人。”宝玉道：“因为你这些时闷的慌，所以凑个趣儿给你开开心还不好吗？”丫头们笑的摇头摆手，也有笑弯腰躲出去的，也有捂着嘴的。秋纹道：“究竟二爷方才这样儿不过有趣，那里像刘姥姥那个鬼脸儿。”奶奶倒笑的受不住了。宝钗道：“这样儿原也好笑，因瞧见这个样想起刘姥姥那个样儿来了，你说可要笑坏人。”于是大众又笑了一阵。袭人送上一碗芳香浓热的普洱茶，宝玉喝完，亦笑着出去了。贾母饭后遣了薛姨妈斗牌，宝钗请过晚安，牌局散后回房。

宝玉一团高兴，里外请了安即便回来。其意原是一心注定黛玉生连死结念念不忘，今得回生仍与黛玉践盟生平之愿已足，又经娶了宝钗，可谓说蜀兼得，欣喜非常。且其意中黛玉、晴雯之外，再算宝钗已得成正僧伉俪。前几夕因病重与宝钗

隔房安宿，今病已愈，当效于正。吃饭已同笑谑，晚间进房便对宝钗道：“姊姊，今夜你合我一块儿睡罢。”宝钗道：“我还在里间歇，叫袭人姑娘伺候你。”说完，即往里间去了。宝玉一团热兴如浇了冷水一般，只得长叹一声，高吟道：“辜负良宵春漏水，合欢人睡独眠床。”无精打采，只得叫袭人伏侍睡下。宝钗之意，因宝玉新愈须当养息，即与同眠，恐不合贾母、王夫人之意，只顾自己沽名悖了宝玉。转念一想，又反悔成婚，既已多时。宝玉现愈，共枕同衾乃是正理，不该拒绝，致使他长叹讴吟，这两句中大有怨意，因此辗转反侧不能安卧。宝玉睡了一会要喝茶，袭人端了茶来，宝玉将袭人的手一捻，袭人会意，面上陡生红晕，低低说道：“安静的睡罢，不要闹了。”宝玉回生后，精神充锐，想与宝钗燕好，不意宝钗见拒，当此婚期春心难安，附在袭人耳边说了几句。袭人欲去自携卧具，宝玉道：“不用自己抱被，快些来和我一被就是了。”于是两人同眠鸳枕并赴阳台，恋深久欠旧谱新翻，乐莫名状。袭人原是宝玉的开山祖师，今又做了宝钗的替身行者。里间宝钗尚未睡熟，凝神静听，忽听宝玉道：“到底是你疼我，比别人不同。”袭人低声道：“说轻些，仔细人听见。”那知宝钗已听明白，细想：“宝玉的心全在林妹妹身上，我和袭人的分儿尚不及半，他与袭人素常亲密，我再不及袭人，还算什么呢。”又想：“既作夫妻，房帏之间何必拘泥，须假以辞色不失相睦之情。”想到此间，面红耳热，心中忐忑，蒙蒙眈眈睡不到一刻，天已大亮，忙起来梳洗，犹忆夜里的事呆呆坐着出神。不提防宝玉已经起来，走至里间叫声：“宝姊姊！”宝钗未及答应，宝玉疑其不理，急回身走了。宝钗并非不理，因出神答迟之故。那知宝玉因昨夜拒却一层，心中存了芥蒂，疑到宝钗不理他。宝钗见宝玉疾忙出去，心里着实难过，梳洗后往贾母处请安。邢夫人等也来了。大家说些闲话。摆饭之时宝玉来到，忙说饿了，就在贾母处吃饭。忽见贾琏嗔吁的跑进来，贾母等吃了一惊。及到跟前请了安，一面说道：“老太太、太太大喜呀，老爷升了太常寺卿。”王夫人问：“是那儿的信？”贾琏道：“珍大哥在里头得的信。皇上因为老爷系勋臣后裔，为人谨慎，恐于外面吏治不能熟谙，适遇太常缺出，即着老爷补了。其江西粮道另放别人。”凤姐道：“这两天灯花结穗，早晨喜鹊叫得热闹，原来喜事重重，老祖宗又要给大家喜酒喝了。”贾母道：“往后的喜酒多着呢。你只小心些，不要喝醉了又到屋里去碰见混帐的媳妇发了醋意，打得平儿叫屈。”说得满屋人大笑。凤姐道：“老祖宗一开口，都要沾着我。”正在谈笑，外面吵吵嚷嚷报喜，各处亲朋闻信道喜的连连不断。

开贺一事暂且不表。却说宝玉一心记挂着黛玉，逛到园中听见个妈子说道，潇湘馆的门实在难打，站了半天才开。宝玉问道：“为什么关的？”妈子说：“二爷还不知？自从林姑娘回了过来，馆门天天关着，里头又锁了。咱们买了东西送去，开门接了东西，马上又关了。”宝玉听说，心里想道：“林妹妹合我将近成亲，因此害臊不肯见人。别人还肯见，独我去必不肯见，只怕连门都不肯开。不如不去罢了。”无奈心中念念不忘，闷闷的走到袭人房中躺在炕上出神。袭人托着一个缕金丝小茶盘，放着碧玉盖碗，一个紫金大匙，忙送到宝玉面前。碗内盛着莲粉水燕羹。宝玉道：“我不饿。”袭人道：“你早晨匆匆出去没有吃这羹，这会儿狠该点补点补。”宝玉吃了一半，余的叫袭人吃，袭人道：“昨夜劳了那一夜，你都吃了罢。”宝玉道：“你爱恤我，我也要疼你。你若不吃，白辜负了我。”袭人只得吃了，含笑说道：“谢谢二爷。”宝玉道：“且慢着，这几夜我还要着实疼你，拢共拢儿谢罢。”袭人瞅着宝玉道：“一两夜还